

“非学无以立身，非教无以立国”

一门四代 20人从教：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

新华社记者袁汝婷、谢樱

无论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，无论清贫还是富足，是方家人，就想当老师。从教育家方克刚开始，百年来，方家一门四代20人从教。“非学无以立身，非教无以立国。”传承，让这句话更隽永。

他倾其所有、毁家兴学，一生任20余所学校校长、校董

“我们要在危难中，以大无畏的精神，做到‘先生教好、学生学好’……将来好去雪耻报国，驱逐日本鬼子，收复我们的失地！”

抗战时期，湘北会战等战事失利，在妙高峰中学操场上，一位校长坚定地面对慌乱奔走的学生们呐喊，人群安静下来。

校长名叫方克刚，在学校经费锐减时，他曾四处奔走筹募，并将其父经商的积蓄捐出，留下“毁家兴学”的佳话。他筹划建立了对外开放、全国闻名的南轩图书馆。抗战期间，南轩图书馆随校辗转迁徙，但仍对外开放，借阅不辍。

除妙高峰中学外，方克刚一生曾出任明德中学、湘雅医学院、枫林中学、幼小小学等20多所学校的校董。

如今，前身为妙高峰中学的长沙市第十一中学，校园里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，篆刻着方克刚的名言，也是方家家训——

“非学无以立身，非教无以立国。”

她和哥哥资助了上百学生，却说与父亲比“我们做得还不够”

84岁的老党员方骥妹，直到去年还在为学生答疑解惑。她是方克刚最小的女儿。父亲去世时，她才10岁，可家训牢牢记在她心里。1957年，方骥妹进入长沙农业学校任教。

方骥妹和丈夫罗海亮育有一子一女。几年前，罗海亮去世了。她有个微信群，里面12名学生，年龄最大的81岁，最小的29岁，“老头子走后，这12个学生说，他们要‘管着我’，每个星期都来看我，买米买油，送药送菜。”

这些学生，大多在求学时受到方骥妹夫妇的资助，为他们贴补学费、伙食费、回家的路费……当年，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在食堂只买米饭，端到方老师家，老两口就炒一大盘自己种的菜，和学生一起吃。“我和老头子吃饭都站后面，前面围了一圈学生。”方骥妹笑着回忆。

这样的“师生饭”持续了20多年。有学生统计，曾有百余名家境困难的孩子接受过他们的帮助。“我二哥资助的学生比我多。可与父亲比，我们做得还不够。”方骥妹说。

方骥妹的二哥方龙伯，生前是湖南师大附中的中学英语特级教师，曾获评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师，是部级劳模。

“方老从来没有真正退休过。直到生命的最后，他还心心念念着学生。”湖南师大附中高中英语教师李江平回忆，方龙伯会搬一把椅子坐在教室后面听课，再把教学经验向当时年轻的他倾囊相授。“学生都爱他，他更爱学生。”李江平说，“我们应当学习方老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。”

方克刚与夫人共有三子两女，除一位女儿17岁参加革命外，三子一女从教，其中二子方龙伯、三子方麟伯及配偶、五女方骥妹及配偶，一生从教。

他弃工从教，23年后，儿子与他做了同样的选择

“父亲对我最深刻的影响，就是要读好书，教好书。”



▲ 20世纪80年代初，方龙伯在湖南师大附中教英语课（资料照片）。 新华社发



▲ 2017年教师节，方骥妹(中)与学生合影(2017年9月10日摄)。 新华社发



▲ 9月3日，在湖南娄底市方家书房，方承(左)和妻子何思佳(右)带着女儿方人可翻阅家中相册，讲述先辈故事。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摄



▲ 方承和妻子何思佳从教多年，获得众多荣誉证书(9月3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摄

70岁的方权衡，父亲是方克刚的长子方罗山，方罗山也曾任妙高峰中学任教。

1975年，在钢铁厂生产车间担任技术工人的方权衡，听说厂里建了子弟学校，主动报名成为一名物理老师。

“当时工人职业比较吃香。但祖父倾家荡产都要把学校办好，我们一家都有这个情结。”方权衡还有一些同辈人多年从教，“我们从祖父和父亲身上学到，教育来不得半点虚假。”

23年后，二十出头的方承和父亲做了同样的选择，从轧钢一线投身到教育事业中。在学校，他结识了同为教师的妻子何思佳。多年来，夫妻俩数次获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个人和教学业务荣誉。

“父亲对我们只有两个要求，一是不要误子弟；二是不给学生添任何麻烦。”方承和妻子分别在湖南娄底市第六小学和第八小学任教。

被问起当教师什么时候最幸福？夫妻俩不约而同说出自

己的“小确幸”——走在路上，有学生走上热情地喊“老师好”。

方承家的书房堆满了备课本、参考书，墙上挂着一幅字，写着“非学无以立身，非教无以立国”。

12岁的方人可站在这幅字下，和父母一起翻开了满是黑白老照片的相册。方承指着张照片告诉她：“墙上这句话，是爸爸的大爷说的。”

方人可看着老照片，轻声而坚定地说：“我的理想，就是长大后和你们一样，当老师。” 新华社长沙9月9日电

他17年坚守只为干好一件事：看着学生走出大山

新华社记者王烁

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伏牛山区，有一位普通的小学校长，坚守大山深处17年，只为干好一件事——挑起山村孩子走出大山的希望。他就是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80后教师张玉滚。

“都走了，孩子们咋办？”

从镇平县城出发，向西北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到达海拔1600多米的尖顶山，向下望去，山谷里的一片平地上，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，那里就是张玉滚所在的黑虎庙小学。一座破旧的两层教学楼，一栋两层的宿舍，三间平房，就是学校的全部家当。

作为一名“80后”，张玉滚显得沧桑许多。一米六几的个头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装，里面套着发黄的白衬衣和手工编织的黄色毛衣，风华正茂的年纪鬓角却已斑白。尽管眼角布满皱纹，可只要提起孩子，提起学校，他的眼中总是充满了光亮。

黑虎庙村是镇平县的深度贫困村，位置偏僻，直到2017年冬天才通了不定时的公交车，许多老师都不愿到这里任教。

“外面的老师进不来，咱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不下，都走了，山里的孩子咋办？”老校长吴龙奇的一番话让张玉滚陷入了深思。于是，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他说服了父母，留在了黑虎庙小学，留在了孩子们中间。

面对微薄的工资、艰苦的环境，张玉滚也曾犹豫过。“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孩子，都走了，孩子们咋办？”如今，家长们提起他，总会激动地说：“玉滚来了，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了。”

“看着自己教的学生走出大山，我就觉得值”

挑书本教材、学具教具，挑油盐酱醋、蔬菜大米，2001年



▲ 张玉滚在与学生们一起吃饭(3月20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

到2006年的5年间，靠着一根从老校长手中接过的扁担，张玉滚从大山外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品，也挑起了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希望。

有年冬天，山路湿滑难行。眼看就要开学了，孩子们的书本还在高丘镇。于是，张玉滚和另一名老师扛上扁担凌晨出发，一步一滑地赶到镇上。稍做休息，他俩又赶紧挑着几十公斤重的教材、作业本往回走。到学校时，两人几乎成了“泥人”，书本却被保护得干干净净。

2006年，山里通了水泥路，孩子们的课本、生活用品便由张玉滚骑摩托车带回来，少则几十斤，多则百余斤。多年来，他骑坏了4辆摩托车，轮胎更换的次数更是数不清。

山里的孩子，父母外出打工者居多，张玉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，接送留守学生也成了家常便饭。“多年来，我们村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。家距学校较远的学生，他就说服学生家长，让学生和他同吃同住；和妻子一起为留守学生洗衣缝补，料理日常生活。并用自己微薄的收入，资助了300余名学生，使他们能继续求知之路。”黑虎庙村党支部书记韩焕说。

“我是山里人，知道山里的苦。看着自己教的学生走出

大山，我就觉得值。”这是支撑张玉滚坚持下来的信念，张玉滚任教前，黑虎庙村只有一个大学生，如今已有16名大学生。

“只要孩子在，学校就在”

“同学们，我手里拿的是大理岩和花岗岩。”张玉滚带着五年级学生在野外上科学课，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水边、山坡上找不同类型的岩石，拿在手里认真比对着。

由于学校师资力量不足，张玉滚便把自己磨成了“全能型”教师。学校现有75名学生，张玉滚既是校长，同时还担任着数学、英语、品德社会、科学四门学科的教学工作。

“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。”这是张玉滚给自己定下的铁的纪律。数学课上，他运用直观教学法，和孩子们一起制作教具；语文教学中，优化教学环节，力争把每节课的讲课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和练习；英语课上，他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消除他们对英语的恐惧感。科学课上，他带领孩子们去野外上课或是自己动手做实验，培养他们好奇、探究和充满想象力的心……

“给学生一瓢水，老师要有一桶水。”无论再忙再累，张玉滚都不忘学习。如今，他已完成大专课程，正在自学本科课程。

黑虎庙村小学辐射半径达20多公里，为了让中午不回家的孩子吃得好，张玉滚又担起了孩子们的后勤保障任务，还说服在外打工的妻子回来帮忙。

17年的艰苦磨炼，练就了张玉滚“过硬”的技能：手持教鞭能上课，拿起勺勺能做饭，握起剪刀能裁缝，打开药箱能治病……

大山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大很精彩，然而，受张玉滚的影响和感召，4名退休教师决定返回山里继续教书，张玉滚曾经的学生张磊也在外出上学毕业后回到黑虎庙小学，并选择留了下来。

“只要孩子在，学校就在。”这是采访中，老师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在偏远的山村，每一所学校、每一个老师，都像星星之火。记者回程途中，在山顶俯瞰，山谷中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仿佛跳动的火焰，在风中永不熄灭…… 新华社郑州电

一人一校任教35年 为学生点亮求知心灯

新华社合肥9月9日电(记者王正忠、王立武)参加工作35年来一直在一人一校村小教学点任教，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茶儿垅村教学点教师蒋秀兰说，每年迎送一批可爱的孩子，“作为启蒙老师和班主任，深感欣慰与自豪。”

9月7日下午，从皖南太平湖景区的乌石镇政府所在地出发，乘车、坐船、再乘车，记者辗转来到位于湖心半岛茶儿垅村的教学点，蒋秀兰正给总共5个学生的复式班上课。在这个一人一校的教学点，蒋秀兰既是各学科的科任老师，又是班主任。

茶儿垅村三面环水，对外通道基本被水阻隔。唯一一条可以通向山外的陆路，需要翻山越岭50多公里。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，很少有教师愿意安心在这里工作。2003年，在另一个一人一校教学点王村河工作了近20年的蒋秀兰，主动请缨来到比王村河更艰苦的茶儿垅任教，一干又是15年。

蒋秀兰跟记者介绍，茶儿垅教学点从学前班到二年级跨三个年级的复式教学，最多的时候有26个学生，有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安全教育等8门课程。单是备课一项任务，就是一般中心小学老师3倍的工作量。复式教学的课堂上，一个年级做作业，另一个年级上课，交替反复。她摸索出一套课堂教学“纵向衔接恰当连贯、横向动静交替自然”的复式教学法，学生的文化课考试成绩每年都排在学区前列。

大多数时候，一人一校的蒋秀兰既是老师又是保姆。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，有一些还没到学龄，就因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照应被提前送到教学点，哭闹、逃学、上课无心听课、不与人交流，老师要对他们加倍关心、加强心理疏导，为他们洗头、擦脸、剪指甲也是平常事。

35年如一日，只要学生上课，蒋秀兰清晨起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备一钵火种，放进火桶里，为学生加热中午的饭菜做好准备。

“全村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学生，这是我最骄傲的事。”蒋秀兰说，她刚到茶儿垅时，教室是土墙屋，桌椅板凳不全，一张课桌前要挤3个学生，教具只有一盒粉笔、一杆教鞭、一块黑板。现在，教学点的条件彻底改善了，崭新的教室设在村部的一楼，教学点2011年还配备了“班班通”“在线课堂”等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，老师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教学。

1983年参加工作，如今还差2年就要退休了。蒋秀兰告诉记者，茶儿垅教学点今年秋季开学只有5个学生，留下来继续在教学点上学，的基本是相对贫困家庭的儿童。不能让一个孩子没有书读，是教学点多年的初心，也是一份带着温度的坚守。